

《腹語》

異味

百貨公司又開始周年慶了。剛步出中山捷運站，整條街被擠得水洩不通。您好，試用看看本季新出的香水吧。

Jeanne Lanvin 推出新版玫瑰香氛，一上市就大受好評呢。

噯，Cristalle 結合大地與天際的氣息，茉莉花瓣，柑橘果實的香水，這味道很適合您耶！

LA TETE DANS LES ETOILES 是今年限量版香水，這款是眾多明星和名媛爭相搶購的，我們已經賣到剩最後幾瓶了，你不再買就真的沒貨了。

鼻子嗅過一種又一種香氣，最後有些麻痺了，眼一閉，清新的、甜美的、性感的、高雅的攀附鼻息，搔首弄姿要顧客拿上一瓶。

怎料現在的香水越來越精緻，瓶身也要求設計師細琢綴飾，精工的結果，專櫃小姐得更加詳細解說品牌、特色。使得每回採購，總撩亂得令人難以選擇，流連一櫃又一櫃，左手握著淡雅香，又捨不得對面那櫃柑橘甜，選來選去，只好風流的取兩三瓶，配合各種場合嘛，否則總是同一種味道有多單調呀。

也許如此，女人們的鼻子變得敏銳，特別在愛人身上或是周年慶上，爭先恐後尋找合宜的味道。

約莫這氣味，萃取多少精華，一種傳達生命的暗語。

小時候特別喜歡到婆婆的梳妝台，偷玩她的化妝用品。小小的鼻子循著香味翻找到婆婆的明星花露水，瓶上印著年輕女孩跳舞的模樣；每次，我會偷打開瓶蓋，學婆婆，抹一些在身上。

深呼吸。

空氣中懸浮著玫瑰、茉莉、青春、高雅、美麗的氣息，拼貼出婆婆的形象，黑底紅花緞面旗袍、祖母綠手鐲、珍珠項鍊、深深的酒窩、淺淺的魚尾紋。

不過，這氣味著實包藏住一張婆婆的生命輿圖，從上海到台北，從青春到年老。我素來喜歡坐在床上看婆婆梳妝，她會在化妝完後，打開香水瓶蓋，倒出一些上海故事，被濃縮的往事附在指尖，只見一雙手如蝶，在耳後與手腕蹁躚。過去她會在洗完澡時和著乳液抹，出門前擦，打麻將時揩些醒腦，當時香水對她而言是自信。來到台灣後，婆婆發現這裡女人少了氣味，也因此婆婆身上的香氣被台灣婦人視為異味。然而她仍託人四處尋找販售花露水的店鋪，最後在迪化街尋到，並定期去採買，她愛迪化街，不純粹香水絲路，還有西洋建築，讓時空產生跳接，像款款走入上海風華。此外，她仍在洗完澡後擦上香水，出門時塗些，那味道彷彿是為了區隔身分和身世的，更重要的還富有安全感，許是大時代變遷下，在異地求索唯一的依憑，可能香水對她來說已是某種時間上的延續了。

聞聞看。

近來婆婆鼻子似乎被時間磨鈍，分辨不出香與臭的界限。她開始加強花露水的份量，往往是濃郁得有些嗆鼻；或是端著一盤隔夜菜要我聞味道，問能不能食用。那時，我得試圖從空氣中捕攬線索，離析出憂傷的、開心的、腐敗的、不安的、精細的各種相異味道，學會無誤地判斷與提點香水過量、菜味酸臭與否。我已看穿當她問我味道時，內心的惶惶不安。

驚慌，記憶日漸風化。

家裡的氣味開始轉變。

近來，媽和我開始頻繁地往返迪化街，不為了婆婆的花露水，而是採買中藥，我們嗅著藥材氣味，在南街，一步一步刻印草藥地圖，取代婆婆口中香水路線。哪有什麼香水呀，香水古街已經被時代巨輪軋碎，婆婆不會明白，我所認知的香水，隔著幾條街，在南京西路上。

自從婆婆生病之後，便開始蟄居於自己房間，吃喝拉撒全在裡頭，那是與外界斷裂，獨自構築起專屬於自己的世界。幾次我跨入，晦暗的空間中，迎面而來中藥氣息和著腐臭的尿味，特別在炎熱的午后，還有苦澀的汗味混合刺鼻的薄荷涼膏，空氣瀰漫複雜的因子，形成莫名的異味，吸一口，令人作嘔。

好臭。

烏黑的糞便從婆婆裙內滑落，落一地的，像顆顆醃漬過的橄欖，卻無端分泌特殊難耐的氣息，那是將原有的味道、模樣一一解構之後，混合著已被消化的食物，在空氣裏張牙舞爪向四方襲去。我直覺地摀住鼻子，和婆婆相覷，那時光總是寧靜的令人不知所措，每一秒都無限增加它本有的長度。我大聲呼喊媽。隨後，媽匆匆奔來，我立刻退離房間，站在門外看媽忙不迭地為婆婆換上新的衣褲，掃去糞便，清理地板，並在婆婆排泄完，仔細檢查糞便形狀與氣味，用衛生筷夾起糞便，靠近聞了又聞，看了又看，推演腸胃情況。

一回周末，媽應邀出門，留我獨自與婆婆在家。當時我正餵婆婆吃粥，一匙一匙順著外圍挖去沒有香氣的日子，直至空無一物。忽然，一股臭味竄入我的鼻息，我立刻掩住鼻子，然而味道是多麼霸氣，蠻橫地要你感受它的存在，我憋氣忍耐臭氣攻克，整理髒亂的現場，學媽為婆婆換上衣褲，靠近她時，那花露水的氣味已經不在。她忘記迪化街上那間賣花露水的店，記憶被中藥徹底淹沒了。而那雙如蝶的手由上海飛入台北，如今斂翅像釘在木板上的標本，被我緩緩擦拭、摩娑。

隨後，我用衛生筷夾起幾顆糞便，觀詳形狀，聞著尿味，一股歷史的氣味，自狂傲轉衰頹。我幾乎嗅到飄洋的花露水輾轉位移，過去被視為異味的氣息開始入境隨俗，甚至被收編為中藥的一份子。

我將剩餘的尿扔入馬桶，沖掉。

回頭才發現自己的袖口不小心沾染上糞漬，異味在我身上蔓延。我脫下髒衣，

換一件乾淨的洋裝，化妝打扮，在梳妝台前挑選香水搭配，準備和媽交棒，與朋友赴約。

當我披著香水緩緩走入周末，才發現台北街頭竟像一座嗅覺迷宮，充斥著甜橙的、綠茶的、麝香的、酸臭的、苦澀的……各種味道，而在此刻，歷史失去了意義，只剩下氣味。